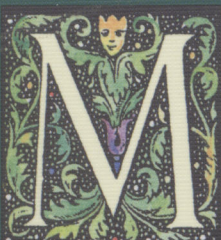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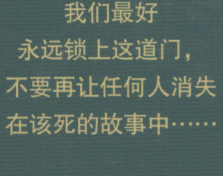




【墨水世界三部曲之二】
 [德] 柯奈莉亚·芳珂 著
墨水血
Ink Spell



我们最好
 永远锁上这道门，
 不要再让任何人消失
 在该死的故事中……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刘兴华◎译

【墨水世界三部曲之二】

墨水血



[德] 柯奈莉亚·芳珂 著

刘兴华◎译

I516.84
F411-2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9-7497 号

Cornelia Funke

Tintenblut

Original German Text © Cecilie Dressler Verlag, 2005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Oliver Latsch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水血/(德)芳珂著;刘兴华译. —北京:人民文学
出版社,2010

(墨水世界三部曲之二)

ISBN 978-7-02-007963-6

I. 墨… II. ①芳…②刘…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德国-现代 IV. I51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5715 号

责任编辑:欧阳韬

特约策划:谢丹云 邱小群

装帧设计:高静芳

墨水血

[德]柯奈莉亚·芳珂 著

刘兴华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39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5.25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7963-6

定价 38.00 元

献给

布兰登·弗雷泽

他的声音是本书的核心。

谢谢你的鼓励与魅力。

没有你，莫不会踏进我的书房——

而这个故事

也不会存在。



献给

雷纳·史特莱克

既是魔法舌头，又是脏手指。

本书的每个字都那么渴望

被他阅读。



当然，像以往一样，虽是最后一位，却一定不是最不起眼的一位。

献给安娜，无人可比的安娜，

在许多次漫步中，听我讲着这个故事，

给我鼓舞，给我建议，

让我明白哪个好，哪个还要更好。

（我衷心期盼，美琪和法立德的故事再也不会太短。）

目录

量身定做的文字 【墨水世界 三部曲】

前言

第一部《墨水心》精彩回顾

脏手指回家

一个雨夜，“脏手指”站在黑沉沉的窗外，他花了四年的时间找莫，这个被叫做“魔法舌头”的人，是一位书籍装帧高手，凡是经过他手中的书，摇身一变马上成了精致的艺术品，书，从此有了自己的生命，有了自己的灵魂。“魔法舌头”的称号，是因为只要经过他朗诵的故事，每个角色全活灵活现被念了出来。“脏手指”就是被他从故事中念到这个世界来的，当然被念出来的，不只有“脏手指”，还有山羊、巴斯塔、摩托娜和法立德。

可是莫最钟爱的妻子蕾莎，同样也被念进了《墨水心》这本书中。从此，“魔法舌头”不再朗读任何一本书，他发誓要永远成为哑巴。

整整十年，“脏手指”混迹于我们的世界，像个乞丐，也像个流浪汉，他在《墨水心》的书中，是一个绝顶高超的火舞者，他能够玩弄千变万化的火种，他跟山羊做了交易，要把“魔法舌头”这个人以及《墨水心》这本书带来给山羊。这是“脏手指”唯一想到自己能够回到《墨水心》的办法，他就要成为一个出卖自己的贼了……

如果《墨水心》说的是一个心因为邪恶而变黑的人的故事，那么应该有人可以把这颗心从血泊当中拯救回来吧。脏手指远远看着被火烧的山羊村落，他冷冷望着远方的大火，那些人，那个地方，他提醒自己要赶快再找下一个朗读者，否则他永远回不到他自己的故事中了……

要是我知道，
诗从哪来，
我将会去那儿。

——迈克·郎利

一行又一行

我自己的沙漠

一行又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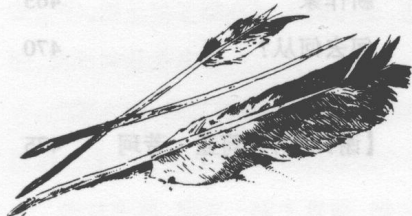
我的天堂

——玛丽·路易斯·卡内尼特(一首诗)



目录

量身定做的文字	1		
猫金	8		
脏手指回家	13		
魔法舌头的女儿	20		
法立德	30		
流浪艺人的客栈	40	来自森林另一头的访客	142
美琪的决定	51	叹息侯爵	148
女艺人	57	十年	153
美琪念了	67	冰冷与苍白	162
墨水世界	74	爱丽诺的地窖中	164
人去楼空	81	森林里的营地	168
不速之客	85	弗诺格里欧的计划	175
费诺格里欧	93	薇欧兰	181
黑王子	99	说错话	192
陌生的夜,陌生的声音	108	新主人	196
只是个谎言	113	柯西摩	200
给山羊的礼物	119	爱丽诺	207
摩托娜的报复	126	错认	214
生日一早	132	精灵之死	220
		空中飞人的讯息	223
		墨水药	228
		叫喊	234





目录

满是血的禾秆	237	毒蛇头	367
接见费诺格里欧	246	墙上的火	375
又来一名信差	258	夜之堡的塔楼中	382
绝望	269	现在怎么办?	388
囚犯队伍	272	獾穴	391
一张熟悉的脸	281	全都完了	397
纸与火	284	故事的主宰	400
燃烧的树	290	空白的纸	404
可怜的美琪	295	慈悲之心	415
敲门声	297	访客	421
罗香娜	303	前夜	424
海边的城堡	309	笔与剑	427
磨坊	313	只是一场梦	439
最美好的夜	321	交换	444
合适的字眼	326	松鸦	455
愤怒的奥菲流士	337	法立德的希望	460
仓泉	339	再次孤家寡人	462
夜之堡的地牢中	346	新作家	465
费诺格里欧的一封信	350	何去何从?	470
隔墙有耳	354		
火与水	360	【谢词】柯奈莉亚·芳珂	475
和风一样无影无踪	364		

量身定做的文字

一行又一行

我自己的沙漠

一行又一行

我的天堂

——玛丽·路易斯·卡西尼特《一首诗》

夜色降临了，奥菲流士仍未现身。

法立德像往常一样，只要他一个人处在黑暗中，心便愈跳愈快。该死的奶酪脑袋！他到底在哪？树丛中的鸟群沉寂下来，仿佛被逼近的夜扼杀似的，附近的山峦变黑，宛如被落日烧焦一般。整个世界即将漆黑一片，就连法立德赤脚下的草也不例外，鬼魂将会开始低语。法立德只知道唯一让他感到安全的，便是紧紧跟在脏手指后面，近到可以察觉他的体温。脏手指不但怕，反而钟爱黑夜。

“怎么啦，你又听到他们了？”在法立德靠向他时，他问道，“我要跟你再讲几遍？这个世界没有鬼，可说是这个世界少数的几个优点之一。”

他站在那，靠着一株冬青栎，抬头瞧着那条孤单的路。一盏路灯在高处

照亮着破碎的柏油路面,那些缩在幽暗山前的一片屋舍,十几间房子紧紧相依,仿佛和法立德一样惧怕着黑夜。奶酪脑袋住的那栋屋子,正是街上的第一家。一扇窗后亮着火。一个多钟头以来,脏手指就这样盯着看。法立德多次试着这样一动不动地站着,但他的手脚就是不听使唤。

“我现在过去,看看他在哪里!”

“你别乱来!”脏手指像以往一样面无表情,但声音透露出他的心事。法立德听出了其中的不耐……还有不愿放弃的希望,尽管他早已不断失望过。“你确定他说的是‘星期五’?”

“是的!而今天是星期五,没错吧?”

脏手指只点了点头,拂去脸上及肩的长发。法立德试过留同样的长发,却是鬃曲而不服帖,逼得他最后只好再拿剪刀剪短。

“‘星期五在村子下,四点’,他是这样说的。那时,他那条野狗还对我猛叫,好像就等着吃掉我这个活蹦乱跳的棕肤色小子!”风吹进法立德的薄毛衣,他冷得直搓着手臂。没错,现在要是堆温暖的大火就好了,但起风时,脏手指连根火柴都不让他点燃。四点……法立德低声咒骂了一下,抬头瞧着天空。他不用表,都知道时间早就过了,“我说,他故意让我们多等,这个自以为是笨蛋!”

脏手指薄薄的嘴露出一抹微笑。法立德总是能轻易逗他笑。说不定会因此而答应带着他,只要那个奶酪脑袋真能送他回去的话。回到他的世界,由纸和墨以及一个老人的文字创造出来的世界。

哎,什么跟什么!法立德心想。为什么刚好是这个奥菲流士办得到而其他人办不到的事?有这么多人试过……那个结巴的家伙、金眼睛、乌鸦舌头……全是拿了他们钱的骗子……

奥菲流士的窗子后,灯火灭了,脏手指突然直起身子。一扇门砰然关上,脚步声穿透黑暗,是阵急促、不规则的脚步声。接着奥菲流士出现在唯一一盏路灯的灯光中——法立德偷偷叫他奶酪脑袋,因为他惨白的皮肤,也因为他在阳光下像块出汗般的奶酪。他喘着气走下陡降的街道,身旁是他那条宛如冥府之犬的狗,丑得有如一条鬃狗。等他见到路旁的脏手指时,便停下脚

步，露出大大的微笑朝他挥手示意。

法立德抓住脏手指的手臂。“你看那讨人厌的奸笑，装模作样，假得要命！”他对脏手指小声说道，“你怎么会相信他！”

“谁说我相信他？你是怎么搞的？这么不安。你是不是比较想待在这里？汽车、会动的画、盒子里冒出的音乐、驱走夜晚的灯光——”脏手指爬上围在路旁及膝高的墙，“你喜欢这一切，而我想去的地方，你会觉得无聊的。”

他在说什么？好像一点也不知道法立德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待在他身旁。他想怒声回答，但一声噤啪，让他吓了一跳，声音尖锐，像是靴子踩断了树枝一般。

脏手指也听到了，停下来听着。然而，树丛中没有任何动静，只有枝干迎风摆动，一只宛如幽灵般苍白的夜蛾朝着法立德脸上扑来。

“对不起！我来晚了！”奥菲流士对他们喊道。

法立德一直无法相信，这张嘴会发出这样一种声音。他们在几个村子中听过这个声音，脏手指立刻动身寻找，但直到近一个礼拜前，他们才在一家图书馆找到为几名孩子朗读童话的奥菲流士，显然没有哪位孩子注意到那个从摆满破旧书本的书架后突然冒出来的侏儒，但脏手指看到了。他等候着正要上自己车的奥菲流士，最后把那本书拿了出来，那本法立德最常咒骂的书。

“嘿，这本书我知道！”奥菲流士低声说着，“而你——”他几乎是虔诚地接下去说，看着脏手指，仿佛想盯着他脸颊上的疤看，“——我也认识你。你是书里最棒的角色，脏手指！那名火舞者！是谁把你念到这里来的，来到这个最消沉抑郁的故事中？你什么都别说！你想回去，对不对，但你找不到那扇门，那扇在字母之间的门！不要紧。我可以帮你，用量身定做的文字打造一扇新的门！算你友情价——只要你真的是我所想的那个人就行！”

友情价！这怎么可能。他们几乎不得不把所有的钱给他，然后还要等上他好几个钟头，在这个荒凉的鬼地方，在这个鬼气森森的多风夜晚。

“那只貂你带来了吗？”奥菲流士拿手电筒照着脏手指的背包，“你知道，我的狗不喜欢它。”

“没，它去找吃的了。”脏手指的目光移到夹在奥菲流士腋下的那本书，

“怎么了？你……完成了？”

“当然！”那头冥府之犬露出牙齿，死盯着法立德，“这些文字起先有点不好控制，或许是因为我太激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就告诉过你：这本书——”奥菲流士的手指摸着书册，“——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书。最后见到它时，我十一岁。有人从我常去借书的小图书馆偷走了它。可惜我太胆小，不敢偷书，但我从未忘记这本书。它不断告诉我，可以靠着文字轻易逃离这个世界！可以在书页中找到朋友，神奇的朋友！像你这样的朋友，喷火人、巨人、精灵……你知道吗，当我读到你死的那一段，我哭得多伤心？但你活着，一切都会好转！你会重新说起故事——”

“我？”脏手指露出嘲弄的微笑打断他的话，“不可能，相信我，那是其他很不一样的人干的事。”

“哎，或许吧！”奥菲流士轻咳着，仿佛为自己吐露这许多心事感到尴尬似的，“不管怎样，不能跟你一起同行，实在让人讨厌。”他说，同时朝着路旁的围墙走去，姿势相当笨拙。“朗读者必须留下，这是铁律，无法改变。我试过各种方法，想进入一本书里，但就是不行。”他停下来叹了口气，把手伸进很不合身的夹克中，拿出一张纸。“这个——便是你订购的东西。”他对脏手指说，“神奇的文字，只为你而写，一条文字搭起的路，一路带你回去。给你，念吧！”

脏手指犹豫地接过那张纸。雅致的斜体字母覆满纸面，像缝线一般纠结缠绕。脏手指的手指划过文字，像是得先一个字一个字亲眼瞧瞧，而奥菲流士打量着他，好像一个等着成绩的学生。

最后，等到脏手指再抬起头时，他的声音听起来显得吃惊。“你写得很好！很棒的文字……”

奶酪脑袋脸红无比，仿佛有人把桑葚汁倒在他脸上一般。“我很高兴你喜欢！”

“是的，我很喜欢！和我对你描述的一模一样，只是听起来更棒而已。”

奥菲流士露出尴尬的微笑，又拿回脏手指手上的那张纸。“我不能保证白天的时段是一样的。”他压低声音说，“我这门技艺的规则难以深究，但相信我，没有人比我更懂！譬如，要改变一本书或继续杜撰的话，便应该使用书中

奥菲流士看了他一会，仿佛想再说什么，但终究只默不作声。“是的。”他已有的文字。太多外来的字眼，不会有任何变化，不然就是出现意想不到的事！如果是作者本人的话，情况或许不同……”

“所有精灵为证，你懂的要比一整个图书馆还多！”脏手指不耐地打断他，“你现在就念一下，如何？”

奥菲流士突然默不作声，仿佛吞下自己的舌头似的。“当然，”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委屈，“你会看到的。靠着，这本书会再接纳你这个迷途知返的儿子，会像纸吸墨水一样吸收你！”

脏手指只点了点头，抬头瞧着空无一人的街道。法立德察觉到他想相信奶酪脑袋——又多怕自己再次失望。

“那我呢？”法立德紧靠在脏手指身旁，“他也写了我，对不对？你检查过吗？”

奥菲流士略带好心地瞧了他一眼。“天哪！”他对脏手指嘲弄地说道，“这小子似乎真的很喜欢你！你是在哪认识他的？某个路边吗？”

“并不算是。”脏手指回答，“那个把我念出来的同一个男人，把他从他的故事中招了过来。”

“就是那个……魔法舌头？”奥菲流士很不屑地说出这个名字，不敢相信有人可以和他匹配。

“正是，大家这样称呼他。你是从哪得知这件事的？”脏手指的讶异可以听得出来。

那头冥府之犬嗅闻着法立德的光脚趾——奥菲流士耸了耸肩，“那种能够让字母呼吸的人，大家迟早都会听到的。”

“是吗？”脏手指的声音听起来并不相信的样子，但他并未继续追问下去，只盯着那张奥菲流士写满雅致字母的纸。

不过，奶酪脑袋仍一直瞧着法立德。“你是来自哪一本书？”他问，“为什么你不想回到自己的故事，而是到脏手指那个和你毫不相关的故事中？”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法立德不怀好意地回答。他愈来愈不喜欢奶酪脑袋，他太好奇——而且太过狡猾。

然而，脏手指只轻笑着。“他自己的故事？不，法立德可是一点都不怀

念。这小子转换故事，就跟蛇换皮一样。”法立德听出他声音中几乎佩服的语气。

“是吗，他可以这样？”奥菲流士重新以一种高人一等的方式打量法立德。要不是那头一直饥渴地盯着他看的冥府之犬在一旁的话，法立德真想朝奥菲流士臃肿的膝盖踢上一脚。“好吧，”奥菲流士说，同时坐到围墙上，“不过我还是要警告你！把你念回去只是小事一桩，但这个小子和这个故事毫无瓜葛！我不能提到他的名字，只能讲到有名少年，一如你所见到那样，我不能保证有效。就算可以，他大概也只会搞得天下大乱，搞不好还会带给你不幸！”

这个该死的家伙在说什么？法立德看着脏手指。求求你！他心想。哦，求求你！别听他的话！带着我。

脏手指迎着他的目光，微笑着。“不幸？”他说，声音听来像是没必要对他提到不幸，“胡说八道。这小子带给我好运，而且是个相当出色的喷火艺人。他跟我走，还有这个也一样。”在奥菲流士明白他的话之前，脏手指一把抓起奶酪脑袋搁在墙上的那本书。“你大概再也用不到，这本书归我的话，我会睡得更加安稳。”

“但是……”奥菲流士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我不是跟你说过，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我真的很想留下它。”

“唉，我也是。”脏手指把书递给法立德，“拿好，小心看好。”

法立德把书抱在胸前，点了头。“葛文，”他说，“我们还得叫上葛文。”不过，当他从裤袋中拿出一些干面包，正想叫出葛文的名字时，脏手指一手捂住了他的嘴。

“葛文留在这里！”他说。要是他说想把自己的右臂留下，法立德也不会如此难以置信地盯着。“你干吗这样瞪着我？我们另外再抓一头貂，一头不那么爱咬人的。”

“哎，至少这点你还算明智。”奥菲流士说。

他在说什么？

不过，脏手指避开法立德质问的眼神。“现在快开始念吧！”他呵斥着奥菲流士，“还是我们要站在这里，等到太阳升起？”

奥菲流士瞧了他一会，仿佛想再说什么，但接着只轻咳出声。“是的。”他说，“是的，你说得对。在错误的故事中待上十年，可是一段漫长的光阴。我们念吧。”

文字。

文字像看不见的花香弥漫在夜里。量身定做的文字，来自法立德紧抱住的那本书中，靠着奥菲流士面团般苍白的双手拼凑出新的含意，说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充满奇迹与恐怖的世界。法立德聆听着，忘了时间，再也察觉不到还有这样的东西存在，只剩下奥菲流士的声音，和发出那些字眼的嘴一点都不相配的声音。那个声音让一切消失，坑坑洞洞的街道、街道尾端寒酸的屋舍、路灯、奥菲流士坐着的围墙，是的，甚至连挂在漆黑树上的月亮都消失了。空气突然闻起来陌生而香甜……

他办得到，法立德心想，他真的办得到，同时，奥菲流士的声音让他对一切不是字母构成的东西耳聋目盲。等到奶酪脑袋突然沉寂下来时，他迷迷糊糊四处看着，因为悦耳的文字而晕眩。为什么房子还在那，还有那盏因为风吹雨打而锈蚀的路灯？奥菲流士和他的冥府之犬也在。

只有一个人不见了。脏手指。

然而，法立德还一直站在那条孤零零的路上，在一个错误的世界中。



猫金

你们很清楚，像乔这样的恶棍一定把自己卖给了魔鬼，和这样一种势力勾三搭四可是危险得很。

——马克·吐温《汤姆·索亚历险记》

“不！”法立德听到自己惊恐的声音，“不！你干了什么？他在哪里？”

奥菲流士从墙上站了起来，动作拖泥带水，那张该死的纸页还一直拿在手中，然后微笑着说：“回家了，不然还能去哪？”

“然后呢？那我呢？继续念！快给我念下去！”在泪水中，一切都变得模糊。他孤孤单单，再次孤孤单单，一如他遇见脏手指之前那样。法立德开始哆嗦，厉害到一点也未察觉奥菲流士从他双手中拿走了那本书。

“再次证明！”他听到奥菲流士在那喃喃自语，“我果然名副其实。我是文字大师，不管是写下来的，还是口说的。没人可以和我相比。”

“大师？你在说什么？”法立德大喊着，连那头冥府之犬都缩成一团，“你要是真的出神入化，那为什么我还在这里？快点，再念一次！还有，把那本书还我！”他伸手去拿，但奥菲流士躲了开来，动作矫捷，令人吃惊。

“书？为什么我要把书给你？你根本不会阅读。我告诉你一个秘密！要

是我想你和他一起离开的话，那你现在已在那里，不过，你和他的故事毫无瓜葛，所以我就没念出有关你的句子。懂了吗？现在，你给我滚开，不然我就叫我的狗来对付你。它还是只小狗的时候，就被像你这样的小家伙丢石头，那时候起，它就很喜欢追捕你这种年纪的孩子！”

“你这个狗东西！骗子！老千！”法立德的声音变得尖锐。他不是早就知道了？不是早跟脏手指说过了？这个奶酪脑袋装模作样，假得要命。有个东西挤到他的双脚间，毛茸茸，鼻子圆圆的，耳朵间有对小角，正是那只貂。他走了，葛文！法立德心想。脏手指走了。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

那头冥府之犬低下笨重的脑袋，迟疑地朝那只貂踏进一步，不过葛文露出尖锐的牙齿，那头大狗吓得缩回鼻子。

它的胆怯让法立德勇气大增。“把东西给我，快点！”他把自己瘦小的拳头挥到奥菲流士胸前，“那张纸和那本书！不然我会像宰一条鲤鱼那样宰了你。我说到做到！”由于他忍不住啜泣着，这些话听起来并不像他所想的那样有威吓力。

奥菲流士摸了摸冥府之犬，同时把书塞到裤腰中。“哦，现在我们好怕，对不对，凯伯鲁斯？”

葛文紧靠着法立德的脚，尾巴不安地来回摆动着。法立德本来以为是因那头狗的缘故，甚至当那只貂跳上马路，消失在另一头的树丛中时，他还没明白过来。又聋又瞎！他后来不断想着。真是又聋又瞎，法立德。

奥菲流士只微笑着，像是比自己的对手知道更多东西似的。“你知道吗，我的小朋友。”他说，“当脏手指要回那本书时，我真吓得要死。好在他把书交给你，不然我什么也不帮他干。我好不容易说服我的委托人别随便杀了他，不过，他们必须答应我这点。有了这个条件，我才愿意当诱饵……要是你还不明白的话，我是为了这本书才当诱饵的。这一切全是为了这本书。没错，他们答应我不伤脏手指一根汗毛，但可惜不包括你。”

在法立德明白奶酪脑袋的话之前，就先察觉到自己脖子上的那把刀——像芦苇一般锐利，像树丛中的雾霭一样冰冷。

“怎么样，看看我们逮到谁啦？”一个令人永远难忘的声音在他耳边轻轻